

上 篇

他们都是东北 10 纵的前身，却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他们战斗在祖国的不同地域、抗击过不同的劲敌，却有着相同的赫赫功勋。他们有的转战湘赣、翻雪山过草地，在南泥湾建起了塞上江南；有的游击冀中平原，鏖战日寇，威震敌胆；有的征战白山黑水，抗日寇、除匪患，为党、为国谱写出了一曲曲英雄壮歌。

一样的为党为国赤胆忠心，一样的救国救亡豪情壮志，把一面面鲜艳的红旗最终汇聚在 10 纵的大旗之下，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毛主席在朱德、王震陪同下检阅我军前身359旅



毛主席在359旅缴获武器的照片上题词



359 旅用缴获日军马匹组成骑兵大队



359 旅祝捷大会

第一章

湘赣苏区举红旗 所向披靡红一师

第一节 危难受命显身手 转战湘赣保苏区

1927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加快对革命军民迫害的脚步。许多人在革命运动中如履薄冰地走着，望不见红色中国的美好前景，沮丧迷茫，在糖衣炮弹的诱惑下屈膝了。接二连三的反叛和投敌的事件使本来就举步维艰的中国革命雪上加霜。此间，江西省莲花县纠察队里也出了一个叛徒，他就是曾任纠察队领导人之一的陈朝湘。

陈的反叛完全出乎大家意料。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脱去了革命外衣的他，杀害了上百名同志，把纠察队的60支枪攫走了59支，并加入了国民党的靖卫团。大多数人遇难以后，仅有纠察队另一个领导人陈精进带着6个同志和一支俄国制造的步枪杀出了一条血路，幸得“虎口脱险”。

7个人带着仅剩下一杆老枪，一口气跑到城北的九都村。不久，他们就在那里组织起了一支队伍。

从此，一支后来横扫大半个中国的铁军，开始了血与火的征战历程。

到九都没多久，陈精进重新组织起来的赤卫队已扩大到130多人。

陈精进当了团长，贺国庆为中队长。这时，赤卫队里几乎清一色都是红缨枪、鸟铳和竹筒枪，全团仅有一支真正的枪，就是那支俄国造。“

赤卫队成立没几天，与敌人拼了一次火，吃亏了。

搞枪成了当务之急。一天，赤卫队派苏广明、王仁妹、苏国贞、杨潘和陈建 5 个同志乔装打扮，混进莲花城里，加入了陈朝湘的靖卫团，等待机会夺枪。

9月的一天，阳光十分的好，庄稼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陈朝湘带领了 80 来个靖卫团员到九都“清剿”赤卫队。他们就隐藏在九都附近的山里。第二天夜半时分，赤卫队员趁着朦胧的月色，悄悄地包围了靖卫团睡觉的新兴饭店。

贺国庆端起那支俄国造，“砰”的一声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

苏广明等 5 个同志听到暗号，背起 6 条“湖北条子”拔腿就跑，王仁妹还顺手拿了别人一杆枪，回到自己的队伍里。7 支步枪和几十条鸟枪和竹筒枪一齐开火。瞬时，敌人蒙了，不知来了多少人，有多少条枪。

赤卫队员一面打一面高喊：

“把陈朝湘交出来！”

“缴枪不杀。”

敌人在屋子里顽抗。他们冲开了第一道大门，趴在第二幢楼房里放枪，正想攻第二道大门时，东方泛起了灰白色的云块，已是黎明。怕被敌人发觉仅有 7 条枪，赤卫队迅速地撤了。

这之后，又与靖卫团打了两回交道，缴了 11 支枪。百十多号人只有十几支枪，少得可怜。靖卫团又三天两头来“围剿”，枪显得十分重要。多日以来，赤卫队员们做梦都盼着能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枪。

9月底的一天，龚铁、刘培益、刘雨华三人正在为没有枪的事发愁。陈团长从老远处微笑着走了过来。

“喜事来了，喜事来了，……”陈团长一脸灿烂的笑，亢奋的语调里透出难以抑制的激动。

喜事？能有什么喜事，除非是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枪！”年纪最

的刘雨华嘴里轻声地嘟囔了一句。这时陈团长已经走到了他们跟前，龚铁连忙拽了拽小刘的衣角。

陈团长爱抚地拍了拍刘雨华的头，转身对 3 人朗声地说：“毛委员要送 3 支枪给我们团，决定派你们 3 个去领，领回来就归你们背。怎么样？该是桩喜事吧？”

这难道是真事？3 个人转身就奔到宁冈梅花山，在红军政治部里领来了 3 支“比国造”。回来的路上，他们不停地用手指头顶着衣袖，擦着摸着，爱不释手。

真正的枪，到目前为止，他们一共有 28 支。

1928 年夏天，蒋介石把他的第 6 军的 3 个师调来，挨家挨户地进行“清乡”。许多赤卫队员的家属遭到惨杀。赤卫队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根据上级指示，他们的 28 支枪必须隐藏起来。

龚铁咋都忘不了这个夜晚：中队长贺国庆带着刘培益、老杨头（忘了他的真名）和他，踏着清冷的月色，4 个人悄悄地抱着 28 支枪来到一个山谷。他们把这些可爱的枪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才恋恋不舍地埋进了土里。然后，对着黑夜的长空，对着山下乡亲们的土地和房舍，他们共同起誓：

“如果我被敌人抓住，头可断，血可流，藏枪的地方决不说出！”

刚埋完枪，4 人就遇上敌人“清乡”，他们被冲散了。

不久，4 人分别接到莲花县委的通知，离开了山区，来到浙赣铁路边的宜春县城，与一个叫谢德兴的人接头。

谢德兴是一个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县党部“师爷”。接上头后，龚铁和谢凤山在城里做木炭买卖；老杨头则化装成乞丐，10 多个人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组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站。联络站不断地把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文件和驻在城内的何键部队的动态，输送给县委。

重阳节来到了，国民党军队高高兴兴地等着发饷银。

用乡亲们的话来说：“这真是天意！”

事情是这样的：

谢德兴相识一个姓张的营长，碰巧赌运不佳。一个通宵把全营的

饷银输光啦！发不出饷银，许多官兵把他告到团长那里。他听说团长要杀他的头，急得走投无路，连夜来找谢德兴帮助。谢德兴就趁此机会动员他投奔红军，并且给他下了保证：如果他能把全营的武器也带去，还可以继续当营长。

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个张营长没别的选择，当下就立了毒咒：

“我张某如有三心二意，出门炮子穿心！”

于是，龚铁一行带着这个起义的营离开了宜春。行至武功山时，国民党的何键部队一路追来，打了一仗，回到莲花时只剩下两个连。

接着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把起义的营和赤卫队合编为“莲花县红色独立团”。陈精进为团长，刘绪训为党代表，起义的张营长为团参谋长。贺国庆当上了三连连长，三连的一班长是神枪手李海云。

此时，毛泽东在井冈山上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十分活跃。10月上旬，这个团接上级命令，在井冈山受训1个月后回到九都。听当地乡亲们报告说，离这儿30多里路的南陂村有个名叫杨良盛的大劣绅，他最近买了96支步枪，1支手枪和2支驳壳枪（其中还有1支快慢机）。

得知这个消息后，大伙十分激动。

第二天拂晓，月亮还挂在西天，一队人马在月色下猫腰急行，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南陂村摸去。因行动匆忙，人马行至南陂的山顶时，与杨良盛的前哨班遭遇，战斗提前打响了。一场激战后，杨良盛被当场打死，他的弟弟杨容盛带了1支驳壳枪和5支步枪仓皇逃走。余下的枪全部补充到独立团。

这个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前后不过一小时，但打得干净利索，特别是三连一班长李海云，有勇有谋，只身一人就缴了6支枪。现在的莲花县仍流传着一首歌谣：

天上乌云变红云，
红军有个李海云。
海云打仗真是强，

一人缴了六条枪。

一队人马满载而归，一路兴高采烈地从南陂返回到九都。哪料，国民党罗霖部队早在九都设下伏兵，用两个团把独立团官兵围在了米棵山里。就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时任红军第 5 军军长的彭德怀从湖南浏阳正好路过九都。

第二天夜半时分，在彭军长的指挥下，官兵们从敌人包围圈的夹缝间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米棵山。第二天一早，独立团的五面红旗仍旧在山顶上飘扬着，但赤卫队员已悄悄地绕到罗霖的师部背后，给它来了个反包围。

太阳出来了，还蒙在鼓里的罗霖懒洋洋地把队伍集合到山下的空地上，瞅了一眼山顶上那几杆破烂的红旗，眉飞色舞不无得意地开始训话：

“共匪已被我们铁桶似的围困了一天一夜，人疲马乏……”

他的话音未落，突然四下枪声大作。整齐而威严的队列，瞬间像一窝受惊的马蜂四下里乱窜。彭德怀军长举起手里的左轮枪，喊道：

“莲花赤卫队员，冲下去缴他们的枪啊！”

队员们像出了膛的子弹，“刷刷”地冲到了山下。几十分钟后，敌人的一个师部和一个团部就这样被报销了。乡亲们欢喜得不得了，又编了一首歌谣：

彭德怀摆了空城计，
山上插着五面旗。
绕到山后打罗霖，
打得罗霖逃东又窜西。

这一仗下来，共缴获了重机枪 5 挺，步枪 100 多支。根据彭军长的指示，这些枪全部配备给了独立团。

从此，仅有一支俄国老枪开始闹革命的莲花县红色独立团的 100 多号同志每人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枪。随后，这支地方武装有了自己

的武器，开始与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

1930年的秋天，对于在湘东地区战斗生活了3年的莲花县红色独立团来说，是值得纪念的。

然而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来说，这段日子并不幸运：时令进入9月，庄稼地里都是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但近来红1方面军却连吃败仗——二次攻打长沙未克，被迫撤围转攻江西省吉安。

考虑到主力红军东进后，敌人必然向湘东苏区进攻。为保卫和发展湘东苏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毛泽东以特委会的名义指示：集中湘东苏区的茶陵、莲花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成立一支半野战半地方性的红军师，称红军独立第1师（因当时归湘东特委领导，亦称红军湘东独立师）。

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谭思聪、王震等同志迅速开始了筹建工作。

1930年9月14日，部队由株洲来到萍乡。

1930年10月6日，红军独立第1师在江西省萍乡县大安里正式成立。

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政委。下辖第1、第3两个团。

第1团，以湖南浏（阳）北游击第1支队为基础，与江西万载游击第五队和莲花游击赤卫队一部合编组成，张维任团长，田可平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2、第3、第4连，全团400余人，枪240余支。

第3团，以湖南茶陵游击第2纵队为基础，与江西宜春、萍乡，湖南醴陵、攸县游击队合编组成，谭家述任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2、第3连和特务排，全团400人，枪206支。以安源纠察队编为师直特务连。全师800余人，枪近500支。

成立大会开完，由游击支队汇集成红军兵团的官兵们都沉浸在一片昂扬的喜悦中。

天快要亮了，沉浸在巨大喜悦之中的夜色，正淡淡地被东方的鱼肚白悄然取代。这是最具南方水乡特色的一个早晨，清爽的晨风里似乎到处都在飘动着甜丝丝的雾气，湿润而舒畅。

突然，远处传来了几声犬吠，像是不安的咳嗽声，接着就有几声

零乱的枪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有情况！

果然，敌人在得知红军独立师成立的消息后，便企图将这支新生的武装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罗霖的 77 师和李觉的 19 师已经开始向萍乡进犯。

这是独立师刚刚成立之后的第 2 天。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红军独立第 1 师虽然是刚刚组建，也没来得及作任何训练，但在苏区人民的密切配合下，全师指战员充分发挥昨天还是游击健儿的浑身本领，迅速出动，勇猛杀敌，在萍乡县的新店地区，首先迎击并歼灭了由萍乡芦溪来犯的敌 77 师一个营，缴获机关枪及各种枪支 200 余支；接着，又转至萍乡县南坑地区阻击敌人，击溃敌第 19 师 57 旅一个团，并歼其一部，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我看罗霖和李觉这两个家伙也没什么了不起。”战斗结束后，3 团政委王震笑着对谭家述团长说。

“是我们的战士们了不起！”谭家述也挺高兴地说。

“了不起，独立师昨天才成立，今天就和敌人干上了。如此下去，再往下打我看也不成问题！”

谭家述明白王震说的是什么意思，打新店和南坑之前，独立师就受特委命令，准备攻打茶陵和安仁了。

没过多久，在湘东行动委员会的指示下，独立师首先在攸县的老漕泊歼敌一个挨户团。接着南下攻克茶陵、安仁两座县城，歼敌两个保安团，随即回师攻打攸县城。但攸县县城系湘敌李觉部的 19 师 55 旅一个加强营据守，且有涑水、攸水阻隔，有坚固的工事守备和该县保安团的协助，激战一日，未能攻下。黄昏时撤出了战斗，向北转攻醴陵。

11 月 25 日，红军独立第 1 师正向醴陵方向挺进，当行至攸县附近时，群众报告，距离县城 40 公里的皇图岭镇，驻有敌醴陵、衡山县的保安团及皇图岭守备队，共 700 余人。

皇图岭控扼着北通醴陵，南至攸县的交通要道，系湘东战略要冲，敌扼守此地，进可策应攸县之敌，退可拱卫醴陵，阻止红军向北发展。湘东独立师领导决心歼灭盘踞皇图岭的敌人，利用胜利的影

响，发动群众，进一步扩大红军，扩大苏区。这天，部队急行军开进至皇图岭镇东的涑水河东岸。敌人显然未料到红军来得这样神速，没有在涑水河西岸布防，湘东独立师趁夜渡过涑水河，1团在南、3团在北，对敌形成夹攻的态势。

经过侦察，探明敌人兵分几股，据守在镇内及镇东、镇东南、镇西北、镇西南的4个高地上。师长刘沛云，政委谭思聪针对敌人的部署，制定了作战计划，连队一直到班，都进行了战斗动员。

战斗于26日拂晓打响。独立第1师两个团及攸县赤卫队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王震率3团迅速攻占了镇东的梁子坳高地。紧接着，师部命令3团向东，直插皇图岭镇。3团跑步前进，将皇图岭镇包围。就在这时，传来消息说，1团已全歼镇东南高地上的敌人，切断了敌人南逃攸县的退路，这消息无疑使战士们的士气更加高涨，刚一听到冲锋的号令，就猛虎般扑向镇内，将守敌全歼。

这时，中央苏区的影响已越来越大，各地的扩红运动如火如荼。大有星火燎原之势。红军独立第1师成立一年多里，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1次“围剿”。

1931年1月29日至2月6日，红军独立第1师又相继攻占酃县、资兴、永兴等城，歼敌57旅一部和酃县保安团，击溃了资兴保安团、永兴挨户团。至此，中央红军已歼敌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大部，计15000余人，并活捉了师长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12000余件，彻底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上旬，红军独立第1师进行了扩编：以莲花赤卫大队为基础，连同茶陵、攸县、萍乡游击队各一部分组建了第2团，彭年任团长，谢国喻任政治委员。至此，红军独立第1师共编三个团，计1500余人，枪700余支。

1931年3月，“围剿”湘鄂赣红军的敌第五路军，奉蒋介石命令从萍乡、宜春向吉安、吉水、永丰地区开进，准备对中央红军第2次“围剿”。

红军独立第1师依据红1方面军首长的指示，率第1、第2团北出萍乡、宜春地区，迟滞敌第五路军行动，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

“围剿”。第1、第2团北上后，在当地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灵活的游击战术，袭扰迟滞敌人的行动，拖至3月下旬，敌第五路军才勉强到达指定位置，为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争取了时间。

第3团挺进湘东南后，积极与红军第7军联系，于3月14日同红军第7军直属队和第58团在酃县十都圩会合，随即共同北上。

随后，红军第7军一部和红军独立第1师3团顺利进至莲花县境内，与红军独立第1师第1、第2团会合。

接着，红军独立第1师和红军第7军一部，奉命进入吉安地区，与第20军第175团会合，并组成了以滕代远、张云逸为首的河西临时总前委，统一指挥三支红军部队行动。

4月4日，在临时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集中兵力，向敌第77师230旅一部坚守的永阳镇发起进攻，将敌击溃，收复了永阳镇。而后，南下永新，于遂川北进和红7军主力会合，共同北出安福地区，于4月15日在安福西南廖塘桥、古田地区，以伏击手段歼灭了来援的敌52师第154旅一部共700余人。至5月下旬，中央红军已由西向东横扫700里，五战五捷，共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二次“围剿”被红军粉碎后。1931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兵力30余万人，向中央红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红军独立第1师（此时湘赣临时省委和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独立第1师改归湘赣临时省委指挥，亦称红军湘赣独立第1师），根据湘赣临时省委的指示，为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于8月中旬挺进宁冈、遂川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不断打击敌人。

9月16日，驻安福敌第43师1旅，利用红军独立第1师远出遂川地区之机，侵占了湘赣临时省委所在地永新县城。红军独立第1师奉命北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采取围困封锁的手段，将敌压缩于永新城内。

敌兵被围困在城内，饥饿恐慌，士气低落，不得不弃城向安福逃跑。红军独立第1师乘机跟踪追击至安福县金田附近，歼敌一部，缴枪52支。9月28日，敌28师一个团，重占了吉安永阳镇。红军

独立第 1 师奉命在独立第 7 团配合下，一举突入镇内，敌走投无路，大部缴械投降，一部向禾水岸边逃窜。红军独立第 1 师跟踪追击到禾水岸边，这时河上浮桥已被我地方武装拆除，不少敌人掉进河里淹死，其余均被俘获。整个永阳镇战斗历时两个小时，歼敌 1 个团，生俘敌团长以下官兵近千人。至此，中央红军已歼敌 4 个师 1 个旅，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 3 次“围剿”。

第 1、2、3 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大动肝火，在声色俱厉地训斥部下剿共不利的同时，他积极地调兵布阵，筹划着第 4 次“围剿”的行动。

经过数年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央红军已慢慢地变得坚强。随着各地扩红运动的不断深入，红军的数量急剧增加，调整编制已迫在眉睫。

1932 年 2 月上旬，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湘赣军区正式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治委员。2 月中旬，红军独立第 1、第 3 师合编为红 8 军，因未成立军部机关，遂由红军独立第 1 师机关代军机关，独立第 1 师师长李天柱代理红 8 军军长，师政治委员王震代理军政治委员。同年 11 月初，红 8 军奉命进至吉安天河地区整编，正式成立了军机关，肖克任军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下辖第 22 师、第 23 师、第 24 师。原红军独立第 1 师改编为第 22 师，谭家述任师长，王震任政治委员，师原辖的第 1、第 2、第 3 团，依次改称第 64、第 65、第 66 团。

1933 年春，国民党调集 20 多个师，分 3 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 4 次“围剿”。

1933 年 1 月，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坐镇，组织这次“围剿”，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于黎川、建宁地区。

为了袭扰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 4 次“围剿”，红 22 师在红 8 军编成内北出袁水，会合湘鄂赣红军第 16 军，配合中央红军作战。此时，湘赣苏区北线之敌已调整部署：第 77 师接替了宜春、分宜和新余地区防务；第 27 师接替了峡江、新干地区防务；第 18 师移驻安福。3 月 9 日，红 22 师兼程赶到新余地区，准备渡过

袁水与湘鄂赣红军第 16 军会合，而后共同行动，打击敌第 77 师和萍乡地区的敌第 62 师。但两次强渡袁水均未成功，故改变计划，直逼赣江，袭占了新余县的三湖、廖圩和界埠。接着，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战，袭扰和牵制敌人的行动，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至 3 月 21 日，中央红军已歼灭蒋介石嫡系两个师和陈诚赖以起家的一个“王牌”师，缴枪 1 万余支，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范例，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第 4 次“围剿”。

1933 年 6 月，由于李德、博古错误作战指导思想的影响，红军的编制，又一次进行了调整：将原先机动灵活、逐一歼灭的战斗模式，改编为不合时宜的大兵团作战。这样，红 6 军团便在永新成立，下辖第 16、17、18 师。红八军改编为第 17 师，红 22 师被缩编为 17 师 49 团。肖克任师长，陈洪时任政治委员。

1933 年 9 月 25 日，奉蒋介石之命，敌北路军 3 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央红军更加疯狂的第 5 次“围剿”。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红 17 师于 11 月 1 日奉命进至茶陵县梅花山地区。

梅花山位于湖南茶陵与江西莲花、永新之间，山不算大，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东侧。但控制这里可以威胁莲花敌人主要的补给交通线（通茶陵），利于红军西出湖南活动。敌人也深知梅花山的重要，所以企图占领这个地区。他们先由 16 师每天派出一两个营向梅花山北侧作试探性进攻。这时，梅花山早成了红 17 师视线里的一块要地，他们决心利用这里的地形和群众条件集中兵力迎击该敌，但很难判断敌人的主力什么时间来，又不能经常把主力摆到山上等，于是命令茶陵独立团在梅花山阵地加强工事，在山顶北侧修筑一个碉堡，以便战斗时吸引敌人的飞机和炮火，主力则摆在梅花山南面的梅花村、更鼓寨之线待机。

11 月 8 日，敌第 16 师和第 15 师之 45 旅共约 5 个团兵力，以 16 师 3 个团向梅花山发起猛烈攻击；以 15 师两个团向梅花山东侧的更鼓寨攻击。在梅花山阵地上，茶陵独立团利用工事顽强抵抗，打了两个钟头。后来，敌人越来越多，渐渐难以抵挡，这时肖克率红 17 师

主力跑步投入战斗，红 18 师也奉命赶来参战，茶陵独立团听到我主力的冲锋号声，又鼓足了勇气，稳住了阵地。这时敌人的炮火猛打碉堡，其实红军根本不在碉堡内，而在离碉堡七八十米外的野战工事和灌木丛或山坡隐蔽，敌人步兵攻来，红军第一线部队利用地形有效地杀伤敌人。午后两三点，守卫在五佛岭地区的红 17 师 50 团第 1 营两个连，也消灭了敌右翼的“敢死队”。于是全军一鼓作气，乘胜反击，将敌主力 3 个团全部击溃。此役敌人遭我重创，伤亡 800 多人。

打完这一仗之后，敌 16 师除了派重兵跟踪之外，根本不敢正面与红军接触。

梅花山战斗胜利后，为护送湘鄂赣和湘赣两省区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干部（包括被错误批判撤职的王首道），也为迎接由中央苏区派到湘鄂赣当省委书记的陈寿昌和军区司令的徐彦刚，肖克等率 17 师及 18 师一个团经永新城、牛田到遂万泰地区之高桥头，又向赣江边前进。将近路田，敌 77 师罗霖派出一个团由于田圩进至路田古岭阵地（那里原有敌人筑好的野战工事）。敌人刚到两个小时，红 17 师立即以 3 个团攻击，仅两小时，将敌大部消灭，并俘团长李春光，缴步枪 300 余支，重机枪 3 挺。

肖克将军曾撰文说：“梅花山之战，虽击溃敌人，缴获不大。这次胜利，是从 6 月份以来战斗缴获最多的一次，对士气的提高与弹药的补充，有很大作用。也利于开展与恢复遂万泰地区的工作，并完成了迎送代表团和干部的任务。”

梅花山溃敌 7 个团，路田歼敌 1 个团的胜利，仍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在苏区的其他战场上，中央红军的遭遇则更加悲壮，错误的作战方针带来了错误的结果，致使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 5 次“围剿”，被迫进入大转移，踏上万里长征路。这时，红 6 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也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战斗岁月——挑起了为中央和中央红军大转移开路的历史重任。

第二节 突围西征探新路 披荆斩棘卫政权

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迫使党中央、中革军委做出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

上有飞机轮番侦察轰炸，下有重兵层层围追堵截，决定转移容易，真正行动起来又是何等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行动，前要有部队开道探路，后要有阻止敌追兵并拖住追兵的劲旅。谁来担此历史重任？此时，中革军委想到了红6军团。

1934年7月23日，湘赣无线电台收报机内不断传出“嘀嘀嗒嗒”的电键声。机要员陈琮英迅速译出了这份长电。

党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给6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摆在任弼时的案前。

陈琮英清秀的笔迹映入王震的眼帘：

在粉碎敌人5次“围剿”中，湘赣苏区是我们的辅助方向之一，在抵制与吸引敌人方面，湘赣苏区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湘赣苏区本身是紧缩了，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特别加强其西边封锁，企图阻止我们力量向西发展。

在这种状况下，红6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极大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桂东地域……在桂东不应停留太久，第二步应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向北，与红3军团取得联系……

任弼时同志及部分党政干部准备随军行动，任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3人组织6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

王震完全赞成突围转移。他和任弼时原来曾私下议论过：突围转

移，是舍死求生的惟一出路。看了中央书记处及军委的决定，王震很是平静。不过平静仅仅是一阕波澜奏鸣曲短暂的前奏，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巨大的复合情感的风暴。王震心头涌动的既有为红 6 军团可能摆脱严重困境，出现崭新前途的由衷喜悦，又有为湘赣苏区第 5 次反“围剿”最终不幸失败的痛惜，还有为即将离开自己挥汗流血所开辟、保卫的熟悉土地而依依不舍的眷恋。

1934 年 8 月 7 日下午 3 时，红 6 军团这支铁流，车辘马啸，浩浩荡荡，在桂东调来的独立第 4 团为先导的引导下，在遂川县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域，突破敌衙前和五斗江之间的内层封锁，告别了长期哺育他们的湘赣人民，离开了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湘赣苏区，踏上了突围西征的征途。于当晚袭占了遂川县的藻岭，歼灭了守敌。

在远离封锁线的地区的沿途，听说红军要走，乡亲们扶老携幼，簇拥在道路的两旁，一顶顶斗笠，一双双草鞋，一碗碗清茶，一包包炒熟的豆子、煮熟的鸡蛋、烤熟的白薯，硬塞到战士们手中，含着泪水对战士们千叮咛、万嘱咐，战士们也流着热泪回答：“等着吧，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

忽然，一个中年男子领着几个妇女，出现在队伍前面。那个中年人捧着一个大包袱走到王震跟前说：

“首长，这是 5000 块帕子，表表我们百姓对红军的一点心意！”

王震接过包袱，只见一块块崭新的手帕上，用红线绣着“努力奋斗”、“红军万岁”等字样。他一回头朗声对周围的群众喊道：

“乡亲们，我们红军保证多打胜仗，叫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红 6 军团突围西征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的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为阻止红 6 军团进入湖南，急调刘建绪部第 15、第 16 师跟踪追击；又令敌保安第 16、第 17 团在郴县、桂东间构筑阵地，进行拦击；并将其第 19 师 55 旅和保安第 14、第 19 团布防在郴县、资兴之间，作为机动部队，妄图在郴县、汝城、桂东地区围歼红 6 军团。广西之敌为防止红 6 军团进入广西，也令其第 7 军的第 19、第 20 师向北部边境地区集结。